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答河漕王敬所

辱示知運艘已於三月十一日盡數過淮無任忻慰聞度江遇風諒無大損若前途通利則額賦可以畢達

國儲日裕矣今計太倉之粟一千三百餘萬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當別有處分今固未敢言也

答蜀撫曾確菴

先後承翰示俱一一具復昨孫院有疏言殘𧉮未靖不知其意所出大剿之後竄伏林谷者豈能盡殲要

在從容綏定之耳譬之人積病雖除餘毒尚在良醫當此時正宜消息綏之則釁孽復萌急之則重傷元氣不可不慎也

答蕭伯吳小江

頃者　主上特發淵衷舉行儀典而公以卓行清望爲天下舉首自此海內多良吏矣幸甚今頓　天地宗社之靈中外頗稱寧謐惟是黎元窮困賦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在念頃蒙　天語叮嚀亦以愛養百姓爲急願公思所以奉宣　德意加意元元是望

答銓部李石塘

惟公往在西臺屢聞讜論比來翰札率多溢美之詞豈僕德衰於昔不足以來天下之善耶抑公欲平論脩俗以取通顯耶考功之缺已屬銓曹調劑其人則太宰所自擇者也

答總憲廖春泉

別諭三件領悉靖州士兵在貴右甚無紀律入楚境震公之威又處置得宜故歛手屏跡耳此輩如檻猛虎誠不宜輕用敝族家人雖頗知奉法然小小擾涸未必盡無銜勒鈐制不敢一日釋也公知我之深者幸惟留意考成一事前奉 明旨督責甚嚴幸一

一如期完報有勢不能完者不妨明奏改限

答廣西廵按郭華溪

得報知懐遠已定剏有干紀者皆殄滅無遺欣慰但兩廣之人好爲議論豪談無識者往往誤聽之訛言屢與頽 聖明遠矚三至不疑若如昔時之政則風波滿海内矣粤地所患不在盜賊而在人心不公是非不定紀綱不振法度不行可恨人旋草草

答督撫劉百川

前有人言公躬履河上見沙淤難行頗悔爲張僉憲所誤欲罷其役而嫌于自改故以爲問今討弊久遠

果便于人則豈予之言固可從也已屬許部覆行張
巡撫云自古疆埸之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
致之頃撥軍襲殺屬夷情甚可惡宜即梟首以洩屬
夷之忿杜將來之患今人口語嘖嘖咸云南兵無紀
律專肆貪縱今有此又好事者之資也其同惡之人
亦宜以軍法處之烽火爲軍中耳目最宜嚴謹古之
爲將者鼓一鳴即前有湯火不敢不赴金一奏即見
利可趨不敢不退今乎時自爲出入而管軍者不知
臨陣何以號令之乎戚總理聞平日馭軍甚嚴今安
得有此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導河事已下部議處　上議務在安靜不擾四方言利病者非萬不得已率皆報罷故擬旨云云辱示小牌俱已給發深荷體諒厚意

與荊南道府二公

承示三欵深於地方有裨但近請椎稅者該部皆執不肯允況先年議有廢府州稞銀近百兩院又奏留存積祿糧銀目前尚可支措俟明歲再議未晚且僕於此亦有小嫌今方修建　賜弟不知者毋謂公欲借公費以助私營乎若後二欵則皆利民急務僕即

明屬所司行之無不可者又昨王太常言府中有一
滁州公欲寒家人領極知公厚意但利之所在人爭
欲之擅衆所利則怨必叢積家有薄田數畝可免饑
寒老親高年子弟驁劣誠不願廣地積財以益其過
也縷縷之誠惟公亮之

答兩廣殷石汀

頃得閩臺劉凝齋書言林賊遁出海洋爲西南風阻
往廣中向僕固患其出海難制今者此殆天亡之矣
閩帥既過境計今想已成擒了此則廣中可望寧定
思者亦無所容其喙矣

答巡撫張公守約

前承翰貺去人竟未索書謹謝賤日有惠槩不敢當輒用歸璧極知公厚意中心藏之此後幸無煩差人於寒舍問遺恐涉形跡石汀督廣數年勞苦而功尚然廣中夫亦有不能者頃曾面奏　主上專任而責成之聞公與之素雅乞望同心共濟計安地方以寬
朝廷南顧之憂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計處板升逆種

板升諸逆悉降固為可喜但公此時只宜付之不知不必通意老酋恐獻以為功又費一番濫賞且使反

側者益堅事虜之心矣此輩正宜置之虜中他日有
用他處不必招之來歸歸亦無用第時傳諭以銷兵
務農爲中國藩蔽勿生反心若有反心即傳語順義
講汝獻功矣然對虜使却又云此輩背叛中華我已
置之度外只着他耕田種穀以供虜食有犯法生反
心任汝殺之不必來告以示無足輕重之意此中大
有計策公宜默喻之不可令那吉知也

荅中溪李尊師論禪

正昔在童年獲奉教於門下今不意逐巳五旬霜華
飛滿鬢髮比之賢嗣上年所見又不侔矣意生分段

之身剎那移易遷變人烏得而知之可慨可慨正以淺薄謬肩重任目前幸得方內乂安四夷讋服寔賴
主上聖哲百官奉職所致非正之孱昧所能仰佐其萬一過承翰奬彌以爲愧向者奉書有衡湘太和之約非役空言正昔有一弘願今所作未辦且受 先
皇顧託之重忍弗能去期以二三年後必當果此可得仰叩毘盧閣究竟大事矣三塔圖說披覽一過不覺神馳佇甚未能記候從容呈上

答總憲李漸菴

方今言理財者其說紛紛皆未知設法以督完正供

之爲便也馬政大疏已下部議覆誠如實行之不惟便民且大裨於　國計也

答殷石汀

辱示林賊分踪遠遁廣兵西追閩兵東扼計當爲釜魚矣乃近報閩師巳收還西防則夾剿之功又恐難必然賊覘知閩師退必走閩閩人見賊入境勢不容不急救廣兵因而尾之亦成掎之勢也諒此時巳還穴何纏繞及此

答薊遼督撫吳環洲言虜情

修邊之議舊督撫甚不以爲然謂邊人連年修築勞

瘁已甚宜少體之乃方公則又銳意欲舉撲之二議方為優焉巳下本兵議覆近日虜情大畧可見彼之心離勞渙偷活苟安我則政事修明內外輯睦盛衰之機昭然可覩故向者奉書謂後不當議守且當議戰良有為也辱示云云深慰鄙念誠得敢戰之士二萬人足辦吾事矣然不宜輕示機緘令人窺測昨督撫地土事巳輸意陳道長以古人不問市租之意質疏至處之甚優為將者亦宜戴恩圖報可也

答殷石汀言宜終功名答知遇

先後奉手教皆有釘封棒讀數四不勝於邑竊謂古

人居官有所組棄印浩然求去感以不獲知於主志不得行或其主雖知之而爲當時執政者所排忌或有石畫妙算而當事者不爲之主持使其忠謀不售則其去宜矣僕自去歲曾面奏 主上曰今南北督撫諸臣皆臣所選用能爲 國家盡忠任事者 主上宜加信任勿聽浮言苛求使不得展布 主上深以爲然且獎諭云先生公忠爲國用人豈有不當者敢自公當事以來一切許以便宜從事雖毀言日至而屬任日堅然僕所以敢冒嫌違衆而不顧者亦恃主上之見信耳 主上信僕故亦信公則公今之求

去者爲不獲于　上乎爲不合於執政乎二者無之而獨以浮忌之口即欲引去是忍於背　君相之知而重於犯庸衆之口也願公勿以爲言了此殘寇爲地方計慮久遠悉力以圖之彼中人此時雖不能盡諧他日必有尸祝之此大丈夫不朽之鴻業也他何足措侯廣事大定亦必移公他處以休蹼足决不以嶺表爲公玉門也鳳賊西遁不遂又欲東奔力屈智窮情勢巳見但雲海茫茫邀之何所必須以計誘之驅入羅網乃可成擒萬里指授恐緩不及事在公畨圖之耳僕料此賊若不獲必走閩中爲閩人所得

君爲公即宜歸功閩人使之趨利而協力乃勝算也林賊事若有確耗幸惟密示以慰懸懸撫民弭盜械歸籍此即古人賣劍買犢之化也公威德遠洽敬仰敬仰所示善後諸欵皆大著數容與本兵計處行之人旋先此附復餘容續裁

與操江宋陽山

南畿根本重地江洋盜賊縱横近來湖廣江西已屢發矣元末之事可爲殷鑒比來處分實不得已惟公亮之天下之事以爲無足慮則必有大可慮者故古人詰戎治兵當太平之世尤兢兢焉公有經國遠慮

者乎惟留意

答方金湖

聞西市將完欣慰欣慰虜表宜與與改定合式乃可其所請乞亦酌量與人大抵虜有求在彼不必其盡從而在我尚求爲可繼操縱之機在公審之而已𠝹麻僧來曾備問彼中事其板十諸逆侶爲流言𠇮爲可惡公可因此機省諭順義言此輩甚不樂貢市利在搶掠如有流言宜以法處之庶得永遠和好丘昌原係叛賊其子不可使爲頭目恐致壞事彼雖能郎麻之然亦少設難從之請使彼常曲而我常直彼或負

約而我常守信則亦制馭之一機也山西撫臺病甚
如此豈可久留嚴君遠在萬里未能卒至已改催[illegible]
君洛代之當令星馳赴任此君在上谷久素諳邊事
亦可爲公同心之助也

答宣府吳撫宅

近督撫方公亦報土蠻使人糾誘順義而順義不從
具見其忠順之堅青把都之說決出於薊人之虛誑
蓋因浿今結婚東虜故屬夷逐吠影虛傳以邀賞耳
然因此省諭一番亦足以發東虜之謀而孤其勢薊
人陰受其利咸公之功也今歲貢市愈爲安靖所求

鐵鍋已屬所司允之但須官給爲便仍責令來歲以所壞抵換蓋以塞書生之說謂資寇兵也近方公有書亟稱公之忠猷冠於三鎮誠爲確論鄙悰不勝奉甚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云云讀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 英主綜覈之始不於此時剔刷宿敝爲 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即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籌之審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

吉禮義生于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朘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爲逋負淵藪以成兼幷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于姑息之政倚法爲私割上肥已卽如公吉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已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奸所以從

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强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　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相由求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亾爲亂凡此皆奸人鼓說以揺上可以惑愚闇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亾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幷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清影占則小民免包賠

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嘗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奸人鼓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與時宰相不爲 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輒千萬金入其室即爲人穿鼻矣今 主上幼冲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 國顧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搖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 國典具存必不容貸所示江海條件俱當

事理既至即屬所司覆行（懋修曰知此言諸急公而招怨耳）

答薊鎮吳環洲料虜虛報誣賞

薊鎮之報竟成烏有皆屬吏誑賞之言但彼中在事者利害切身一有所聞輒行奏報爲他日免罪之地固未暇審其誠僞也此等事但觀廟堂處分何如耳僕聞薊報即戒彼中以鎮靜持重務以整暇勿致張皇而託公傳諭西虜先事伐謀乃是一冷着果得其用此不惟可以解目前之患又有以銷未然之變也因憶前隆慶庚午宣大忽報西虜犯薊薊人偵探者因遂稱見虜巳西行犯在旦夕各路之兵要擋擺守

京師亦為之戒嚴廟堂主皇即謹守城之策足時內江方孝廣之來以信其言與化不能主持舉錯紛紛皆極可咲而虜終無影響防守一月見罷賞以數十萬計頂東報沓至若如往日舉動則又成一咲柄矣

答兩廣殷石汀

前奉手書懇斷解任想未見近 旨也 主上屬托甚重排衆議而用公此 恩似不可忘且廣事十已八九倘代者不能守公之策致有隳几恐公之心亦有所不安也俟求得代者即為公處決不久淹前湏會轉示公所寄林賊事一冊具悉賊情今但當以治

內爲急二賊相機徐徐圖之不可以二豎子自困廟堂自有主張非浮言所能淆也

答總憲劉紫山

佳貺屢頒豈敢終拒況公今已解任而猶惓惓不遺如此厚愛真切亦不忍違但僕於交際之禮久已曠廢往來公差人所親見又嚴飭族人子弟毋敢輒受饋遺故雖相知親舊有惠亦槩不敢當非欲矯抗沽譽實以當事任重兢兢焉務矜小節以自完而已用是輒以厚惠仍璧諸來使然心領雅情固不啻千物也

答方金湖計服三衛屬夷

辱示屯政云云俱於事理至當願公堅定行之屯政舉則士得飽食可以議戰矣比者遼左之功固爲司特　朝廷賞功之典亦極其隆厚然僕於此蓄意甚深謹審以告公今九邊之地薊門爲重以其爲　國之堂奧也自嘉靖庚戌以來虜禍日中於薊至罷九邊之力以奉之而內地亦且困敝然所以釀此禍者皆屬夷爲之也國初棄大寧之地與之冀其爲吾藩屏而今乃如此故屬夷不虞則邊患無已時然欲處之非先加之以威彼固未肯頫首而服從也今西虜

爲貢市所羈必不敢動獨土蠻一枝力弱寡援制之
爲易今擬于上谷練得戰士　萬遼東一二萬多備火
器邵令薊人平時將內地各城堡修令堅固視三鎮
士氣已振度其可用則屬夷來探賞者一切以正理
處之凡領外求討及捉軍要賞者悉正以軍法彼不
遂所欲必結虜來犯我則據臺以守過之邊外使之
一騎不入在我雖無所獲而在彼已爲失利亦懲之
上也如其賊衆潰墻而入則亦勿遽爲倉惶但令薊
將狄各路之兵四五萬人屯扼要害令諸縣邑村落
皆清野入保勿與之戰而上谷遼左不必俟命即各

出塞人遣驍將從邊外將諸屬夷老小盡徙之令大
將領一萬人入關不必衛京師徑趨薊地伏於賊所
出路彼賊雖已入內地見我不動必不敢散搶不過
四五日虜氣衰矣衰則必遁然後令薊人整陣以逐
之而宣遼兩軍合而邀擊彼既饑疲又各護其獲敗
不相救而吾以三鎮全力擊其堅蹄破之必矣一戰
而勝則薊鎮士氣既倍土蘇諸酋不敢復窺而屬夷
亦皆可脅而撫之以為我用薊事舉則內虜之貢市
愈堅而入援之兵可以漸減九邊安枕無事矣愚計
如此今先試之於遼左蓋遼人素稱敢戰而李將軍

亦忠勇可用故厚賞以勸之懸利以待之亦致士先
從隗始之意也公視愚計如以爲可用則幸與雷帥
密議必得戰士二萬人多備火器乃可令各鎮巡標
下及近處守兵可得二萬否雷帥膽畧可當此事否
閩白允中有才畧可用爲奇兵之將否此舉雖在一
二年後然其工夫須及早圖之書生狂談必爲智者
所哂謾以奉聞竚俟裁教

與南臺長言中不干外政

主上雖在冲年天挺睿哲宮府之事無大無小咸虛
已而屬之於僕中貴人無敢以一毫干預此公在北

時所親見也僕雖不肖而入養　君德出理庶務屬
獨秉虛公以運之中貴人無敢有一毫阻撓此亦公
在北時所親見也奈何南中臺諫諸君輕聽風聞好
爲激語或曰某與中貴人相知或曰某因中貴人得
用或曰某爲新鄭之黨不宜留之或曰某爲新鄭所
進不宜用之紛紛藉藉日引月長甚無謂也即如太
宰之淸貞簡靖非時輩人也僕與　主上面相商確
親奉　御筆點用僕即叩頭賀曰　皇上聖明不遺
遐遠如此爲人臣者孰不思竭力以圖報乎第以渠
素未留心銓事又值文選君迂暗而不達於事理致

有一二錯誤然皆小事於大節未有失也而遂群起
而攻之使之不獲一展又如臺長之古心卓行處之
總憲最爲宜矣乃近南中亦有物色之者書曰無侮
老成人皤皤良士膂力既愆我尚多有之宓子賤治
單父孔子使人覘之見與老者二十餘人議政孔子
喜曰吾知不齊能辦單父矣今以　幼主當陽而朝
多長者豈非盛事乎而奈何務欲侮詆之也張進本
一火者耳酒潑放肆送內守備笞撻之革其管事法
如是足矣即下之於理亦不過問擬不應止耳而紛
紛論列何爲者哉且凡臺諫交章必相與爭　國家

大事關係理亂安危者今以一酒醉內官而南北臺諫鬨然並論又何爲者哉隋珠彈雀群虎捕羊殊可咲也乃致　主上生疑盛怒而諭僕以人爲欺已嚴責忽傳使僕措手不及本欲爭體面反以致　君疑所爭何有智者固如是乎然此非臺諫諸君之過也聞有一二大臣覬銓臺而不得者搆其說于南中聽者不察輕事置喙而不知僕之苦于調維也傾公奉明語諸君今　朝廷清宴中外乂安倖門墐塞百官奉職如是足矣僕之淺薄亦僅能辦此耳若更欲求過于數者之外則僕不能　主上幼冲本無差失

而政令之行動見齟齬或事已處分爭勝不已甚至桃禍起釁以結怨于中人一旦上下相疑南北冰炭而後責僕以維持用全之僕亦不能辱在道誼素知敢布腹心幸惟裁鑒

答延鎮巡撫張太石

頃面奏　主上延鎮所修邊工與常不同公杖履屢涉身親督工故特遣兵部司屬往勘其獲賞也　主上睿明事事覈實振舉邊事之機實在於此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西涼重鎮必仗雄才辱華翰知已履任視事無任欣

[illegible][illegible]巡按所報賞兎事據王鑑川公言此俺酋之少子丙兎寄居西海者乃丙兎非賞兎也頃已傳諭俺酋令其嚴加戒飭然制虜之道惟當視吾脩之修否服則懷之叛則禦之得其好言不足喜得其悖言不足怒也開市一節望公熟計而審處之竊以為此地見與番人為市何獨不可與虜為市前任廖君執泥而不達於事變其言不可為市不過推事避患耳非能為國家忠慮者也但彼既有不遜之言在此時未可便許且俟俺酋戒諭之後果帖服無言待其再乞然後裁許則綏懷之恩出於　朝廷而非由於要索

矣巡按所云不過據各將官傳報亦未可便以爲實且從旁議論與當局者不同　朝廷以邊鎮之事專任公等其操縱機宜公宜悉心經理爲　國家審圖主上英明斷而行之非浮言所能撓奪也

荅蘭谿方金湖

辱教邊事虜情誠爲高見遠識今在廷之臣能爲此言者指不一二屈信吾黨之有人也敬服敬服據鑑川言甘肅求市者乃挨酉之少子丙兎寄居西海非窟兎也夫甘肅既可與番人爲市何獨不可與虜爲市前任廖子執聞而不達於事其言不可與市不過

於事避忌耳非能爲國家忠慮者也頃已示意侯君
令其審處但彼既有不遜之言此時未可便許且令
倫酋戒諭令其悉心效款待來歲再乞然後許之則
綏懐出於　朝廷而非由於要脅矣公亦可以此意
密語順寧使之知所從事又聞大侗甚饑來春不知
何如若果艱食公亦宜爲之請賑今邊倉頗有積穀
可以備賑固不必索之爷儲也苟可支持則已之

答滇撫羅野亭

屏華翰領悉泰東客歲無後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
僕忝同榜爲之經理後事情理宜爾何德之有

與河道傅后川

近聞淮揚士大夫言海口益淤以故河流横決四溢今不治則河且決而入於江維揚之區皆爲巨浸矣又有言前議築塞堤爲不便者其說皆信否從未行此道不知利害所歸望公熟計其便裁教幸甚

荅兩廣殷石汀計招海寇

辱示鳳賊事前聞閩人招之已入彀矣近又有出洋之報僕竊料此賊目前恐未可得何者閩廣之人皆欲要以爲已功爲閩人者必將曰汝無歸廣中名爲招撫實欲殺汝也爲廣人者亦必曰汝無歸閩閩

中名爲招撫實欲殺汝也故賊疑而不决歸漢歸楚莫知適從反使狡賊得以其間而詐害接濟之人未其必用之物久之復開岸而去何處覓蹤是我以招撫誘賊而賊亦以招撫陷我非計之得也僕願廣中俱勿以招撫爲名但嚴兵以備之禁瀕海上人勿與接濟今公在瀕料彼不敢輕肆彼不得入廣必走閩耶今閩人招之或可得也閩廣皆在疆域之內但欲得賊耳何必功出於已乎且掎之逐之其功亦自有不容掩者然僕所爲必責之閩者蓋以此賊舊只於廣中作賊閩人未罹其毒今使廣人得之不殺則無以

瘦地方之懫殺之則廣賊見聽招者尚多將令反側者不安若閩人得之則殺之不爲失信赦之不爲失刑且料賊之心亦頗信閩而不信廣也惟公與金大參密計之此所謂以與爲取者也梧州鹽稅公事所處一一精當已下所司議行

又

西省通鹽不惟於軍儲有濟且府江一帶咸有兵船往來亦可以彈壓猺人通蒼梧之氣脈誠百世之利也今雖不用軍衛舟中亦宜量貯火器陰寓武備方可大疏已下所司一一覆允

答蜀撫曾確菴計都蠻善後事

都蠻未平之先蜀中士大夫求免其毒害而不可得今既克復矣欲竊其土田而有之此私情之難狥者也眾蠻殘孽當其降服之初乘吾兵威分北而散處之爲力甚易今已一年餘矣彼既戀其故土又皆業以撫懷乃一旦欲別處之禍萌當自此生矣仍宜綏之以恩義久任劉顯以彈壓之數年之後人情定帖畏威懷惠皆吾赤子矣蜀人有倡爲餘黨未盡之說者皆欲利其土地耳公宜熟計其便毋狥人言坐隳前功

答方金湖

西事前已示意侯君想當有處觀西鎮諸君書云云則順義已經戒諭諒無他虞但諸君之告公固如此而騰之章奏寄諸部科者往往不同大抵皆預揑危言以爲他日避罪之地耳人臣懷二心以事君非忠也所示諸書留以爲證

答殷石汀

往府江之役以未經勘覆久稽論敘茲榮晉樞卿庶言酬錄未足以當功也近報倭警似非其時且越惠潮而犯廣西亦非其地恐别賊假託之也向者欽州

云云適與此符惟公熟籌之

答傅后川議河道

辱云治河議一一領悉但諸公所言皆為未定之論海口既不可開堤又不必築開泇口則恐工鉅之難疏草灣又慮安東之貽患然則必如何而後爲便乎願聞至當歸一之論入告于上而行之

答薊鎮王巡撫

長禿生擒亦制長昂之一機若惟留意審處務使之畏威懷德可也薊中羽翼未就未可高飛此輩不得不羈縻而用之但須審察順義之情以爲制馭之術

耳

答蔚鎮吳環洲

聞俺答病甚有如不起則疆埸之事不免又費一番經理黃台近日移居塞外動靜何如將來局面當作何狀今宜預思所以處之之術又屬夷長昂三年不入犯在邊外捉人挾賞近蔚人捕得其叔長禿所欲斬以報功僕即使人止之令其借此以制伏長昂若彼能服罪輸誠不再擾亦即赦而弗誅照舊撫賞但長昂與青把都為婚若公示以書因令其傳意長昂輸誠效順勿復作歹自取滅亡益蔚鎮近日撫

賞視昔不同皆僕爲之處畫其段布諸物皆美好堪
用者到即給賞而邊吏只畏法賊情大小必以上聞
得賊必殺或啓釁端須得諸夷守約彼此相安則虜
患永紓而西虜之貢市益堅矣

答兩廣殷石汀

諒𧈢盡戮地方教寧公之功可能也驟見在之兵嘗
卒然之變在自戰之地禦必死之賊兵不別調役不
淹時而全師奏捷其功不可能也曆賚之典尚未足
酬簡在　帝心大畀有日

答吳環洲

辱示薊鎮虜情渦哉其言之也已即密語彼中當事諸公俾知所從事屬夷處置適宜則土虜之真情可得而兩鎮之貢市愈堅當今邊務莫要於此矣公在上谷內修戰守外探虜情東制西懐自有妙用僕復何憂

答少叅吳道南

頃者喬轉僕雖不預知然部意亦非薄也願執事且戢翼卑栖飜飛固自有日也　雖將之說數年以來實聞之蓋以馬趙宿將一則孱　莱潮亭一則桺轄而成咸謂意出於執事區區竊以　前用執事於上谷固以

二將奉托豈謂反陷之耶故雖言者屢至終不信

今事亦已矣顧努力建立以副鄙望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答薊鎮總督方金湖

夷酋既已悔罪乞哀宜開其自新之路公處之極機宜又因而稽覈撫賞一事尤爲邊政實務辱教悉

答河道總督王敬所

開河之策議在必行但以事體重大且此中有言其費度七八百萬乃足者豈其然乎故請差科臣會勘徒以息呶呶之口耳此事先年諸臣亦知其便利獨以艱大之任憚於承肩今公赤忠身任其責更復何

疑願堅持初意勿奪羣言其中事體亦須詳愼期在萬全無害可也俟差官行再當請教

答兩廣總督殷石汀

別楮云云其人亦素奚其才故薦之於公後乃知其狂躁險刻矜巳凌人不可大用故非因其稱疾遂決去之然公自此更不必置之齒頰矣廣右今巳大定聞西省自府江至復道路開通客旅無阻梧州之鹽方舟而下南交通貢貿遷有無桂林遂爲樂土此誰之功歟蓋粤人今日始知公之不可一日去也

答少条吳道南

辱教欵虜録紀奬借過實且感且愧别楷二將事鄙悰久已洞然往事不足深論也此後願益務以善養人爲國惜才以充其與物一體之量則目前道路自然開通虎狼夷狄無不可慮何至齪齪疑慮若無地自容耶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辱華翰一一領悉里甲經催投靠優免四者正吳人受病處然所以養成此病至沉痼而不可療者實陳周二子爲之今丈一旦砭之以精覈之石投之以經制之劑宜其苦口刺腸而不能堪也然事極必變勢

窮斯通吳中事勢已極理必有變今得丈稍稍振刷
偵知　朝廷法紀之不可干上下分義之不可踰汰
其太甚而無至於踰溢橫決而不可收拾則吳尚宜
尸祝公以報德而可以爲然乎嬰兒不剃頭則腸痛
不揃痤則浸疾然剃頭揃痤固不能止嬰兒之不啼
也近來彼中人不獨側目於丈且推本於僕造爲橫
議欲以撼摇閣是知昨南余云云意皆有所由來故
不得不剿之今　上意已定正論不擇丈宜自審畫
無爲山鬼所惑陳乞云云決不能逐徒多一番擧動
耳史周文巻已解部訪知其中頗有造作皆舊時胡

衷二子爲之原者邵君北振舒王二道之查呈而舒王亦不知爲贋也然僕于此亦不敢刻意深求今但有楮筆可擄即可藉手以爲解脫之地况其人已死比之見在盗公帑爲富翁者有間自宜從寛以處之也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西凉重地番虜雜居措畫稍差便成乖阻往嘉靖初年頼建菴晉溪二大老經畧數年而後定近廖公以節士之槩當邊閫之任非其宜矣比薦公於上或有言公好以智自免不肯任事者茲奉翰教措畫周

詳音旨慷慨用智者固如是乎且今　英主御極名實之辨較若黑白閫外之議悉假便宜不從中制智者不以此時取所常鍾男更復何俟以是知談者之妄也

寄石麓李相公

不奉晤對五易春秋諒翁念我亦如我之思翁也別後無可奉聞者唯平生所與共許委身致主之義則不敢有一毫有負于久要獨此庶可少慰尊懷耳但弟以菲薄迴翔廊廟而翁以重望獨淹留林壑揆之古人彈冠之誼殊用歉然賢郎以庭闈念切特假一

差省覲便中草草附候別具銜柬統惟鑒納

答河漕舒按院

頃者議開泇河特爲轉漕計耳其於河政自有常規民患何嘗忘念淮揚士民乃遂謂　朝廷欲置黃河於度外而不爲經理豈其然乎大疏已下部議覆

答應天撫院王古林

巡撫一方將盜是務除而誘人爲盜盜焉可弭公職專整飭戎備爲民除害宜如鷹鸇之逐鳥雀又何畏焉況今　朝廷大明當天幽隱畢燭流言浮謗寧不能行亦自無可畏也賤日厚禮槩不敢當統惟覽亮

答吳環洲

辱示虜情宛若指掌至謂虜酋假虛聲以要賞邊將信訛傳以希功二語深中時弊今人可與籌邊事者獨公與金湖公而已與他人言頗似說夢雖識或不逮亦有呆秉撒奸者昨奉嚴旨督責當無所容矣

答山西撫院鄭範溪

前有貴戚自晉中來言礦賊事僕得因面奏幾一大役公又因之解散其黨俾地方寧靖事機禍福之變亦有常哉辱華翰知已履任甚慰

答浙撫謝松屏言防倭

浙撫倭患久矣一旦勝舟突犯必有勾引之奸且地方安恬日久驟尋干戈恐無以待寇幸激以忠義鼓以賞罰悉力一創之庶將來不敢再窺亟剿此寇然後徐究其禍本而除之可也浙人咸云謝公非用武才恐不能了此事僕曰不然謝公沉毅有遠慮賊不足平也願公勉就勳庸以副鄙望

答應天撫院宋陽山言防倭

近年海寇息警人心頗懈僕竊以為憂故昨年擬旨申飭賴公備畧起而振之今果能一戰而勝之不俟登岸而遏之於外洋功尤奇矣天下事豈不貴豫

哉慰甚彼前弊旣祈必不敢窺吳禍當中於浙矣黃副總乃僕武舉所取士其人才志似亦可用但負氣不能下文吏若少假借而用之或亦可當一面也

答吳環洲論邊臣任事

適　上諭詰本兵虜情虛實之由卽日奉翰教謂之旨哉其言之也上谷得公隱然如長城僕內奉　宸衷外憂邊境一日之內神遊九塞蓋不啻一再至而已奈何邊臣故套難改鮮有爲國家忠慮者而無識言官動卽諫白及與之論邊事一似說夢近有一科臣聞遼虛報遂欲防守京城浚濠塹掘戰坑以禦虜

者虜在何處而張皇如是使人悶悶此疏若行豈不
違歧聽聞取咲夷虜已奏　上留中寢之以泯其迹
孤子一身無可與計事者故每得翰示輙說得竟日
非喜其說之同已也喜其有助于昏昧也然不敢舉
以告人恐忌者遂瓦目于公乃知大舜隱惡而揚善
亦有不可行於今者夫人臣不忠人心不古可歎自
今東西虜情的有所聞仍望示以見示其中情變無
常亦不必定以今日所言爲是所聞爲的也僕求助
之意真切懇至幸惟亮之揭稿一紙寄覽仍希擲還
近聞有瞽目愚術人在邊涵擬訪有指稱假托者查

即擒治之仍明示諸將士僕從來不肯違此輩勿爲所誑也

答陝西督撫石毅菴

沙勝之事雖由於二將不和軍心不一然自古未有千里襲人越險無繼而能成功者今其事已結似難中止然亦須沈機審發期于萬全固不必期效于旦夕也今之時政與先年異公受分陝之寄凡事當守便宜謀定而後發亦不必汲汲求解于群議也

答三邊總督論番情

石公前爲朱御史所窘急于圖功以解群議遂輕用

界詢之謀遽爲掩襲之計致損威傷重殊可恨悅大抵西之番族廣之猺獞事體畧同狐鼠鼪鼬潛伏峒材穴居險阻非可以力勝者也制禦之法惟當選任謀勇將士修險阻明烽燧責成近邊熟番遠爲哨備厚其賞給約束沿邊軍人無容勾引番人交易圖利有警務先覺預備奮勇追逐必令挫折則熟番皆畏威懷德而生番自不敢犯今不思以計勝之而輕用不教之兵深入嶮岨之地雖微二將之隙亦鮮有不敗者此事在軍門爲近撫臺隔遠難於調度可諭不公前事已如此今須慎重審發不可以　嚴旨責成

人言旁揣遂爾惶恐復爲輕動目今天暑草木蒙密
道路崎嶇恐難進兵總兵人馬亦不須西駐枉費糧
餉且只守險設伏以待不虞責罪熟番發其陰私訪
以厚賞爲我哨守待秋冬水凍林疎然後相機進取
或明出以示兵威或掩襲以攻不備必有奇道乃可
制勝然但一創之以洩邊人之憤足矣固不能草薙
而獸芟之矣開番人恃茶以爲命須嚴土人通番之
禁使私茶不得出則我得制其死命至於番功之賞
不過數金誠爲太薄今宜比照倭功例稍厚其賞庶
人肯用命也凡此皆書生迂度之言未知果當機宜

否漫附以備採擇焉

答按院陳公文衡覈事實

㕑教其人乃前院諭劾今但當察其事之實否不必問其曾得罪於何人也諸葛孔明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僕亦非薄謬膺重寄事無大小必默告於天地祖宗列聖而後行豈敢以己意爲輕重哉

答少參吳道南

以善養人與物一體皆執事所習聞者衣中繫珠不尋自獲富家乞子忽復來歸滿中七寶受用無量在

執事自取之耳盟諸我不若自盟之爲切也

答督撫張崌崍

往公以太君思歸奉輿西返僕所以不阻者亦欲因此息忌者之喙耳今公論已定以素所負荷屬休明之會不於此時取旂常鍾鼎更復何俟且棄瑕雪垢不避嫌忌而薦賢者惟僕爲然後之人或不如是之愚也已大疏部已報寢矣即戒途以需簡畀

答石麓李相公

伻來辱翰貺深荷雅情及備詢起居萬福復慰懇仰弟自首事以來於茲四稔碌碌無以自效所賴 土

德日明宮府清肅百司奉職邊陲少警一二黠肆于紀者咸就誅夷仰惟　宗社開靈孚佑　聖主而弟以淺薄會逢其時優游苟祿竊餘榮以自被殆有天幸焉顧值休明之會俾耆德碩望遺置在野不能引薦深用媿嫌耳賢郎請告謹遵命屬所司覆行別具佈東統惟鑒存

答閩撫劉凝齋

林賊既已入彀果不出閩人得之之料喜甚喜甚但當其時即宜少出閩師以助之夷情多變允賊圖久或生他計諒此時成敗已決矣傾耳以俟捷音

答雲南巡撫王毅菴

辱示知旌節已入滇視事欣慰儂賊事既原無大故自宜相機撫處魑魅狐狖之區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使因俗爲制使不爲大害而已何爲輕動大衆以事無益耶簡靜行事協和總戎此二言者望公終納之前院舉劾殊可咲該科亦有劾疏通俟事寧併處也

答督撫吳堯山

往奉別時記公有不薄南遷之語故以借重然亦暫處耳憶昔悠悠之談若謂僕有所不足于君所者今

公視部心何如哉大疏既不獲請簡書有嚴幸遄發仙舟以副輿望

答省中羅涇坡論士風

僕自受事以來惓惓勸諭今士大夫務以忠肝義膽事君誠心直道相與近雖稍變舊習而餘風未殄執事謂外吏猶事趨謁鶩虛文誠然所示二縣令已即投之甕中矣讀華翰具見留心民事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執事有焉敬拜以受

答河漕劉百川言開膠河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於國家者皆知之獨貴鄉人

以爲不便皆私已之言也讀大疏具見忠私徇國之忠巳奉　旨允行又承教鳳竹公肯身任之猶爲難得今郎以屬之漸菴亦曾有書云開泇口不若疏膠河故宜與之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濟也至於一應疏鑿事宜及工費多寡俱俟鳳竹公親履其地次第條奏其河道官屬錢糧俱不必與之干涉以破其棄河不治之說庶浮言不能與大事可就也

答河道徐鳳竹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於　國家者皆知之乃竟爲浮

議所阻者其端有二一則山東之人畏興大役有科
派之擾又恐漕渠一開官民船隻乘便別行則臨清
一帶商販自稀此昔年之說一則恐漕渠既開粮運
無阻將輕視河患而不爲之理此近年之說也凡此
皆私已之言非公天下之慮也今當決計行之無事
再勘僕嘗念此惟以不得任事之人爲慮昨奉百川
公書公雅不辭勞瘁爾大事濟矣已卽面奏於　上
特以屬公前得山東撫臺李公書謂開泇口不如
疏膠河意與公合故宜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派夫役
亦必借其力以共濟也諸疏鑿造船事宜及工費多

寡俱候公親履其地一一條奏其河道官屬錢糧等項俱絶不與之干涉以破其乘河不治之説庶浮言不興大工可就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然又必遇非常之時而後其功可成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今　主上英明天啓志欲有爲而公以非常之才適遘此時可不努力以建非常之業乎大功克成當虛揆席以待

答山東撫院李漸菴言吏治河漕

辱華翰所示具悉事理讀之無厭竊聞致理之要在於安民欲民之安責在守令今　主上年雖冲幼已

知注心邪本然而上澤未能下究下隱未能上通者
則以吏治久敝而骫權撓法之豪詭銜竊嚮之奸蠹
乎其中故耳易卦頤中有物必嚙之而後合故今振
舉綱維精覈吏治章之以雷電懸之以象魏要在嚙
其物去其蠹使上澤得以下究下隱得以上通而已
二州佐既堪其任何愛兩知縣而不以勸天下之能
者且提調學校特縣令下事耳當此罷邑民救死不
贍奚暇治禮義哉況上有府佐下有學官歲時考校
亦自不妨也鬻爵誠為弊政昨計部稍去太甚者然
未能盡拔根株俟一二年後將鹽法屯田經理就緒

內外儲蓄少充當盡罷之考成一事行之數年自可不加賦而上用足今計開納所入歲不過四十萬稍加劑量致此固無難也向承教膠河事時方議鑿泇口未遑論也今泇口既罷劉徐二司空復議及此適與公議合故特屬之望公協恭熟計共濟此事僕以淺薄謬膺重寄　主上虛已而任之自受事以來晝作夜思寢不寐食不甘以憂　國家之事三年於此矣今　朝廷大政卒已畧舉惟漕河宗室未得其理宗室事鉅不敢輕動尚當有待漕河則宜及今圖之了此一二大事僕即納莞鑰稽首歸政乞骸而去矣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所望海内英哲共助不逮

答薊鎮總督方金湖

順義饋馬效順彌堅真　朝廷之福也書中言守邊五年欲乞賞賚似亦可從俟其貢市畢可爲之一請僕所酬一如去歲例俟其至邊與之

答滇撫王毅菴論夷情戒多事

滇中自嘉靖以來屢嬰多故其初皆起於甚微而其禍乃至于不可解窮荒絶徼之外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民不可使也而空費財力以事無益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不仁哉前人之所爲乎今仗大略撫定

造福于遠人多矣此後惟一務安靜嚴禁軍衛有司毋貪小利逞小忿以騷動夷情則可以高枕卧治矣辱示曲盡彼中事理嘆服緜紙旣可用以題奏何不可爲書柬乎外雲南歲貢金舊皆一次解進今分兩次似爲煩費此後若辦足仍作一次解進何如惟裁酌之

答甘肅廵撫侯掖川

甘肅開市已奉　諭旨悉如所議其中有難遙度者公自以便宜行之務令事久邊境獲安而已市場似宜稍西去西寧太近則啓虜覬覦之心去我邊太

遠則迂邊民交易之路春市虜馬瘦弱強爲之市終不便也統惟裁酌

答列卿楊本菴

向承以令先公隧銘見屬媿不能文又冗甚故遲延至今無創雖不足以發揚令先公之盛美然道僕平生所與令先公同心許 國之誼則實無一字不出於肺腑也百世之下考古尚論者必將有徵于斯言辱惠佳帳秪領餘不敢當輙璧諸使者

答山東巡撫李漸菴

膠河之議非一日矣咸以謀多築室人鮮同心故成

而罷今幸劉徐二公殫端任事公與商道長協心爲國底績之期可以預必乃知就大畧艱固有時也所示疏濬道里宛在目前若如陳君所呈更爲徑易不知按視何如徐公有來期否

答總督方金湖

順義酬牿既不中格謹領入閒今歲各路貢市比之昨年尤爲歛戢足徵虜效順之堅公籌略之遠也慰甚慰甚陳子論張登議詳其語意似非至公而銓部不待巡撫之疏輒與題覆亦非事體故昨　旨以議擬不合爲詞下巡撫再勘實駁之也繼得華翰及鄭

公疏則多惜之之語乃知再勘之　旨於事理允當如有枉誣宜與昭雪　明主懸衡以運天下如日之照臨是非賞罰惟一付之至公不宜依違兩可之詞也

答河道徐鳳竹

承華翰知道從已臨東土無任欣慰大疏下所司一一覆允此事甚鉅費必不貲今欲爲　國家建萬年之利寧敢惜費但齊魯之人甚不樂與此役以近旨嚴切雖不敢明肆阻撓乃其心則終不以爲然故凡言此事必幾萬幾十萬而後可舉者未可遽信之

也公宜與有心計誠心爲　國者熟圖之近來　朝
廷之上事事精覈凡有興作比之先年率費半而功
倍則虛實不同故耳願公計慮審定然後大舉請
旨行之

答司馬王西石

張主簿人來辱翰教深慰違悵向者之處惟欲曲遂
高志然于僕本願終違蔽賢之罪終不可逭也學須
到形不愧影此聖門教人慎獨之功此工夫最難以
公高明自能徑造直詣如僕淺劣因公之教亦益加
深省也陽山光明磊落初時與人甚不便之近廼感

聚稱頒蓋至誠未有不動者遼左頃復報大捷雖斬馘止二百有餘然奔溺于河者甚衆河水爲之不流盡棄輜重而遁所鹵獲駝馬器物不可勝計足以紓邊人之憤而寒旃裘之膽真大快也諒公所欲聞者謾以附及講章先刻完者附覽

答閩撫劉凝齋

辱承翰示及別楮所云一一領悉頃聞有貴恙無任懷念想勿藥矣近據閩廣所報賊形皆潰亂奔竄之狀鳳賊似不在其中斃於呂宋之說恐不虛也果爾皆閩人之功若非遣諜行間彼番人安肯殲之乎今

想已有的耗頃耳以俟捷音之至

答兩廣督撫凌洋山

辱華翰知已榮代覩事無任欣慰前聞中屢報厥賊爲呂宋番人圍困何得突犯廣中撫報賊形若潰亂奔歸者厥賊恐不在中幸公細察之若此賊果在其衆既散必成擒矣羅盤賊旣已奏聞勢不能已但須審計𤄙畬之䣢部覆又推原題未盡之事似亦可行大約廣中武備不可一日弛與內不同振軍聲伐不服以鎮壓蠻夷之心有不能一付之安靜者惟公裁之

寄趙大洲相公

賢郎謁選辱華翰深荷遠念僕以孱弱謬膺重任每愧將伯之助莫挽東山之轍側身西望惆悵而已所恭　主德日新精勤問學宮府清宴方内乂安此九域簪紳之侶所共欣躍而稱慶者也翁素抱忠耿知在林里未忘　朝廷故謾以奉聞賢郎嵩差歸省便此附候別具奏稿一部圖說一部及薄幣二端侑柬統惟鑒原

答劉虹川總憲

天下事有欲速而返遲求得而顧失者公是也公昔

在郎臺有惠政無端被誣世所共惜薦言屢至召用有期公乃急于求進若不能須臾少俟者異時撫臺有缺僕即以公屬之銓衡乃當事者對言此公才信可用獨無柰其竿牘頻仍本部以是引嫌不敢用之而僕自是亦默默然慙阻不敢復言公事矣此非所謂欲速而返遲求得而顧失者乎方今　明主在上方博蒐賢儁以與太平之治僕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已雖越在萬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訾垢衆所指嫉其人果賢亦皆剔滌而簡拔之其爲賢者謀也又工於自爲謀公聞之往來之人豈不誠然乎哉胡乃不以賢

者自處以待僕之求而用市道相與餽之以厚儀要之以必從又欲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難却則不知僕亦甚矣古人言非其義而與之如寘之壑中誠不意公之以僕爲壑也以公夙所抱負又當盛年固時所當用者此後闔門養重静以竢之弓旌之召將不求而自至君必欲如流俗所爲舍大道而由曲徑棄道誼而用貨賄僕不得已必將言揚于廷以明已之無私則僕既陷于薄德而公亦永無嚮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損也恃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惟公亮而宥之幸甚

答督撫吳環洲言敬事後食之義

辱諭示一一 領悉即屬本兵爲之斷處但有功必叙有勞必酬者 朝廷厚下之仁敬事後食先勞後祿者人臣自靖之義若銖銖兩兩計功程勞以責望于上似非所謂懐仁義以事君者也僕以非薄待罪政府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遑食夕不遑息形神俱瘁心力并竭于 國家無尺寸然自受事以來力辭四廕獨守舊官每一蒙 恩輒夔夔慄慄不能自寧非矯也誠以 國恩難報而臣子雖鞠躬盡瘁不過自盡其所當爲本無功之可言也公所欲爲諸君處者自

是鼓舞用人之道而區區所云似亦爲人臣之所當知也冐昧吐瀝惟高明采之

答兩廣凌洋山

閩中撫按有書至甚以廣議招撫爲非此固一隅之論然亦宜審觀賊勢何如提前所報鳳賊似未必在其中若果係殘黨入境又未肆殺掠則招而分北之事理當然不爲失策若賊首尚在敢行侵掠則宜與閩帥夾剿之今不揣賊情強弱向背而執言撫剿皆偏見也今想已大定人旋附布區區

答薊鎮巡撫

頃遼左之功固奇然本之以公密報土酋東犯的耗僕因而傳示該鎮潛形而預待之故有此捷論其發蹤之功公宜首敘顧僕于此不敢貪竊遂使大功不彰也

答隴右大參李龔軒

辱華翰得悉隴右事情甚慰懸慮番賊事不專在用兵貴於善處古人有以一介之使當十萬之師者當機故也蘭州倉場稍弊不獨寄貯民間殆并民間所貯者亦為虛數官司積棍與奸商相通冒領官銀並無糴易每有調遣則賄囑將官量以布米等物給軍

隨即銷除以一月爲二三月者有之以一千爲二三千者有之蓋其弊久矣茲既清查重處乃振弊維新之會凡有所當行者討處已熟可呈詳督撫題奏庶該部便于議覆也

答傳諫議

徃者別時曾以守已愛民四字相規故屢辱厚惠俱不敢受葢恐自背平日相規之言有虧執事守已之節而執事乃屢却不已愈至愈厚蓋以區區爲嫌少而加益耶至于腰間之白尤爲殊異顧此寳物何處得來恐非縣令所宜有也謹仍璧諸使者若假之他

人可令逕越執事從此亦宜思所以自勵焉

答河道徐鳳竹

膠河已有成議雖費亦不敢惜其中疏濬事宜及調用有司等項俱聽便宜處畫一毫不從中制乃聞近爲羣議所苦頗悔昔者建言之爲易審爾則此事難以望其有成矣僕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　明主方勵精圖治詢事考成豈直以未定之議嘗試　朝廷哉神禹大智猶必親乘四載遍歷九土至於手足胼胝而後能成功方其鑿龍門之時民皆拾瓦礫以擊之蓋衆庶之情莫不欲苟安于無事而保身自便者

孰肯濡留辛苦于泥塗橫潦之中此衆議之所以紛
紛也願公主之以剛斷持之以必行必乎爲　國畢
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凡黏帶顧忌調停人情之說
一切勿懷之於中又親歷工所揆慮相度分任責成
若殫勞不親細事徒寄耳目於人則紛紛之議將日
聞于耳雖勉強圖之亦具文而已決不能濟也幸公
熟畫之若果未能堅持初意恐拂衆心則亦宜明告
於　上以謝昔建議之爲非而後重負可釋耳此
國之大事不敢不盡其愚幸惟鑒宥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七